

我从山阴来

钱红莉

编者按 4月,浙江日报《钱塘江》副刊举办了全国名家笔会暨“名城绍兴”主题采风活动。来自全国各域的文学名家以笔墨为舟,探寻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。本期特选登此次笔会中的部分作品。

乙巳年暮春,应邀往杭州、绍兴。徜徉山水,访古探幽,五日四夜。记之。

一

不管山有多深,春风都吹得到。清明过后,气温急速抬升,夜间一场场雷雨,覆后山深处几十公顷梯田油菜花纷纷谢幕。当我们来临,唯余满山谷碧绿深青的油菜荚。此山原本无名,因东晋会稽人谢灵运来过,醉后倒扣酒盏,故以“覆后山”名之。

山中,藏一古村。远望,像挂在了山腰,丰饶又荒凉。

车子逶迤于盘山公路间。除了无所不在的春飞蓬,山口总站着几株泡桐,树树繁花。山的底子是深青色的,衬得一片白花尤为贞静。

迎着泡桐花,我们的车扶摇而上。起先,眼界里的,是一片烟云。近了看,白花满树,累累低垂,予人沉默之感。紫花泡桐比之白花泡桐,要喧闹得多,别有一番别样的梦幻感。偶或,车窗外闪过一丛丛映山红。如此村气的花,一旦开在深山,倒得了仙气,绚烂与孤清并存。

到得村口,晚樱进入尾声了,满地落红。花香沾衣,亦沾鞋。

一升小院内,静静伫立着一棵櫻桃树,小果子青黄相间,雨点一般密集。摘一颗黄果品尝,甜酸适度,殊为解渴。伫立村口,望远山气质更幽。随便坐一块青石上,似将半生负轭卸下。山风吹着人,山色洗着人,精神上的浑浊荡涤一空,整个人变得清澈起来。

一女子坐门前青砖地上择菜。一把春韭的热烈香气,一如小鹿撞撞于晨曦间,给人异样感。女子惜言如金,丝毫没有自来熟的热情。日夜与天地自然共处的人,有她独自の宁静。隐隐有雪里蕻的香气。愈往村里走,香气愈烈。整个村庄像是被一种神奇的法术所笼罩——雪里蕻这种植物历经发酵所散发的香气,闻久了,竟有着宗教的庄严,一如梵音缭绕于群山之间,别有纠缠感,惹人非如此不可前去寻找。

带着好奇心,遍访每一小院,依山势高低错落而建,五六只巨大无匹的竹簸箕里,皆摊晒着笋干雪里蕻。二者事先腌制发酵好,刚刚炒熟出锅,香气腾空而起,捻一片笋一节雪里蕻品尝,咸甜酸脆,香气丰沛,越闻越上瘾。

往村中继续走,家家亦如是。不曾见识过,整座村庄集体在四月的艳阳下晒雪里蕻笋干。一位以食为天。确乎一桩大事件。一位老人厨房窗户正对路口,香气四窜,直冲天灵盖。明明走开老长一截路了,到底忍不住,又折回,去了他家。

老人烧的是柴灶。一口铁锅里,笋干、雪里蕻高高耸立,四周的水嘟嘟冒着气泡,灶洞里烈火熊熊。小木桌上,一盘绿茵茵的艾草饺子,像一群绿蝴蝶,令原本暗淡的家生动起来了。老人内敛的性子里,又不失人情味,他邀我品尝艾草饺子一二,有豆沙馅,也有笋干雪菜馅。

老人独居一间偏厦,一屋静气。桌椅板凳有些陈年旧气,衬着他一身古气。屋外艳阳,瀑布一样倾泻,真想坐在灶洞前帮他续柴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话家常。青山栩栩目前,有着亘古以来的寂靜。

满山竹林得了春气,急速地冒着雷笋,怎么采,也采不尽。

一村人,一年能吃掉多少笋干雪里蕻呢?舟车劳顿,人原本五心烦躁的,但在,在老人一屋的咸香里,与之闲聊,一颗心忽地安静下来。

老人一生怕也是没有离开过大山,但,他的眼界心胸想必比我的宽广。一生得益于山风月色的滋养,一颗心笃定又宁静。中国汉字充满奥义:居山边的人,为“仙”。

古语云: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到底理解了鲁迅先生对于乌干菜、笋干的偏爱。这些平凡蔬菜给他童年的味蕾

“奠基加典”,一直流淌在血脉基因里。

他定居北平、上海期间,宋子佩年年不忘寄赠干菜予他,以簋盛装,已成一日三餐的消耗品。上海时期,鲁迅时时不接济朱安娘家,朱家回礼正是这些干菜,托周建人夫人转交。

绍兴三乌:乌篷船、乌毡帽、乌干菜。一律乌漆嘛黑的。乌篷船、乌毡帽,已成旅游风景中的道具,唯有乌干菜的香气,依旧萦绕于一代一代绍兴人的味蕾。

平凡粗朴的雪里蕻,被腌制发酵后,煮熟,晒晒,便成乌干菜。

当地年轻人告知几道乌干菜烧法。酷暑时,捻一撮乌干菜,与丝瓜同煮一道咸汤,既解暑、增食欲,也补充了电解质。乌干菜红烧肉,作为一家常菜。

蒸好后,先不要吃,放一夜,翌日继续蒸,直至肉菜相互交融一体,口感更佳。

这几日,品尝美食无数。最惊艳,当数乌干菜清蒸河鳊。河鳊原本肥硕臃口,我一向不太习惯,但,有了乌干菜的提携,顿时有了另一层境界,滋味奇崛。乌干菜吸掉油脂,恰好解了河鳊的肥腻。反过来,河鳊原本寡淡无味的肉质,历经高温蒸煮,紧紧吸附住乌干菜的咸香。这一股千锤百炼的香,才是整道菜

的精髓所在。一口一口品尝,唇齿间有如弥漫窖藏经年的黄酒,醇香之气不绝。

不知绍兴这座古城究竟有着多少水系,还有多少古桥头?

是夜,几位90后年轻人,盛邀我与另一前辈去环城河畔饮茶。

灯光在大树下筛出一地水银。众人坐在露天小竹椅上,被酥风覆盖着,一时无言。桌上一盏古旧马灯,橘黄的光,静静拢着一壶大红袍,茶盏是汝瓷一样的淡青。

夜风徐徐,古桥头上,明月冉冉。这枚月亮,想必也老了。它从远古的越国来,也曾映照过秦砖汉瓦,一路照亮着隋唐宋元……如今,又落在这古桥头,投下一河碎金。灯光澈滢里的这座古城,古诗一样苍迈庄严,一路流水涣涣,在越州、会稽、山阴、绍兴的名字里,梦一样浮浮沉沉了几千年。

这里的石板桥,大抵几百座吧。这种建筑艺术的极简之风,大抵源于南宋。宋时美学,早已跃升为中国的艺术巅峰。

绍兴城这一座座石桥,一如龚贤的淡墨,寥寥几笔,水墨涸起,再浅浅一勾,流水不绝千年,永远的留白之美。偶尔,爬墙虎将几根藤蔓牵来引来,非要将整座石桥染绿了。我们坐船远远看白绿桥,诗意流泻。

古桥,也是一个懂得沉默的人惜字如金。将孤清的影子投身于流水,恰如一轮满月,成全着一份视觉上的圆满。而我们的一生,遍尝悲欢离合,注定不能圆满。故而,我们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去陌生异乡,古桥头前伫立久之,何尝不是寻着了另一份圆满?

二

不知绍兴这座古城究竟有着多少水系,还有多少古桥头?

是夜,几位90后年轻人,盛邀我与另一前辈去环城河畔饮茶。

灯光在大树下筛出一地水银。众人坐在露天小竹椅上,被酥风覆盖着,一时无言。桌上一盏古旧马灯,橘黄的光,静静拢着一壶大红袍,茶盏是汝瓷一样的淡青。

夜风徐徐,古桥头上,明月冉冉。这枚月亮,想必也老了。它从远古的越国来,也曾映照过秦砖汉瓦,一路照亮着隋唐宋元……如今,又落在这古桥头,投下一河碎金。灯光澈滢里的这座古城,古诗一样苍迈庄严,一路流水涣涣,在越州、会稽、山阴、绍兴的名字里,梦一样浮浮沉沉了几千年。

这里的石板桥,大抵几百座吧。这种建筑艺术的极简之风,大抵源于南宋。宋时美学,早已跃升为中国的艺术巅峰。

绍兴城这一座座石桥,一如龚贤的淡墨,寥寥几笔,水墨涸起,再浅浅一勾,流水不绝千年,永远的留白之美。偶尔,爬墙虎将几根藤蔓牵来引来,非要将整座石桥染绿了。我们坐船远远看白绿桥,诗意流泻。

古桥,也是一个懂得沉默的人惜字如金。将孤清的影子投身于流水,恰如一轮满月,成全着一份视觉上的圆满。而我们的一生,遍尝悲欢离合,注定不能圆满。故而,我们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去陌生异乡,古桥头前伫立久之,何尝不是寻着了另一份圆满?

三

越王台咫尺之隔,有一露天市集,叫府山直街,多为老建筑,确乎有些旧了。

我喜欢一切旧的东西。从远古来的老迈与幽深,遍布岁月包浆,与人一份光阴消逝的茫然。一条街长及七八百米,青石板铺就。鳞片栉比的鱼鳞瓦下,露出窄窄一垄,是聚集了所有老绍兴人的魂魄所在,最具烟火气质的一条街。

清早,小城上空,起了薄薄一层雾气。夜露未消,这条街便活泛起来了。

流连这里的,多为老人,以及中年老饕。这里集合着山野湖泊春天才有的丰饶。

老人骑一辆大杠自行车,水淋淋地驮一桶螺蛳来。他站在晨曦里等,浑身静气。老人精细就精细在将螺蛳洗得干干净净白亮亮的,螺蛳尾巴也剪掉了,6块钱一斤,买回去直接下锅熬煮。

老婆婆拎一只竹篮来,野味一样一样拿出,摆在清淅淅的石板上,一拊长野蒜,尺余长野芹,刚抽出几片嫩叶的紫苏。她细心地用了白棉线,将几样野味一把一把捆扎好。我蹲下,拿一把野

芹放鼻前闻嗅,一股山野泽畔的清气直透肺腑肝肠,将整个人荡涤一空。老婆婆一身瘦骨,一副笑咪咪的娴静气质。她的蓝竹布褂子散发的旧气,矜持而拒人,似与这个纷繁的时代隔了一层。

一个立志写作的人,也应像这位老人一样,要与身处的世界保持适当距离,才能看得远些,思考得深刻些。一个打扮精致的姑娘端坐小街一隅,守着一盆晃晃悠悠的鱼丸。刚出锅的,热气袅袅,白如银器。远远看着她,一派虚静。她讲话轻声细语的:“5角钱一个,5块钱么,添一个,给你11个。”说话间,一个一个,白亮亮地数给客户。未了,添几勺鱼汤。有人直接端起,一口气吃下去。这边的宴席上,鱼丸常有。一个丸子入嘴,抿一抿,鱼茸酥软如云,喉咙间偶得一丁点未及打成齏粉的鱼刺轻轻刮到过,也不碍事的。

这里河流纵横渔网密布。淡水鱼丸,有一种说不出的鲜。

市集里更多的,是新采的白壳笋、茭白、莴笋,蚕豆、豌豆满框满篮。蚕豆价格适宜,10元3斤。捻一只豆荚剥开,指甲盖大豆米,再将这层青翠的绿皮撕开,囫圇一颗豆仁放舌上抿一抿,清甜的香气在齿间经久不绝,一无难闻的豆腥气。大抵得益于浙东这方水土的滋养吧。

倘若旅居绍兴半年,一定要租一套府山直街的老房子。每日凌晨在嘈杂的市声中醒来,拎一只竹篮,买一点山野云海之鲜。未了,往门口一丢,转身去越王台大树美荫下晨练。被古城的灵气所滋养,心境开阔澄明,何来焦灼?一直辗转于文学万神殿的人,一味沉湎于精神世界,到未了,会有凌空蹈虚的危险,最需要人间的一口热气,时时将其接住,如此,我们的根才会扎得稳扎得深,是一棵大树沐浴阳光,静静发出自己的枝叶。烟火气最养人,像把一个人的底稳稳托住,也是文学的培养基。置身肥沃的腐殖土中,灵感的枝枝节节,才会生生不息。

在府山直街逛了两个来回。高大的泡桐树下,紫花三朵两朵地离枝,慢悠悠在虚空中盘旋,俄顷,扑哧一声砸到石板上。清晨的空气中弥漫一股泡桐花的脂粉香,淡淡浅浅,越剧念白那么缠人。

人在朝阳下徘徊复徘徊,被四月的熏风吹得脑壳昏昏,直要吨过去。这一街市声,将整个城池的烟火气浓缩了又浓缩,叫人欲罢不能。

街旁,一堵石灰剥落的围墙上,搁一只旧脸盆,里面映了一丛新葱几株瓜苗,是与古直寥落的周遭,有着不相宜的簇新之气。惹人深感奇异,伫立久之。

六

八点半,越王台春日迟迟开门纳客。攀上最高一级,隐隐可望一座蓊郁的山尖尖。不知是塔山,还是吼山?越王台地势陡峭,台阶错落。一墙之隔便是公园。古树参天,阴翳匝地。爬墙虎是最有气力的植物,它携带无穷无尽的藤蔓和绿叶将所有高耸的石墙深深覆盖住,落得满园幽静。空旷处,有石桌一座,石凳四只。三位老人在春风里打牌,他们身旁闲闲放着几个包袱,里面菜品,是刚从府山直街采买的野蔬时令。其中一个包袱里,有笋——独独一棵。我望着这仅有一棵尺余长的白壳笋哑然失笑。这一棵笋里,真正涵容了江南人的气质精髓。

这里的人们,一生临水而居,一无火气,似与古城的热闹隔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远。闲闲地买菜,闲闲地打牌,闲闲地到家做饭,闲闲地睡个午觉。一霎时,黄昏来临,明月在天,一日辰光渐去,又闲闲地老了。

四月的风一刻不停吹拂着,吹着他们,也吹着望着他们的我们。忽然想起周公度一首诗:今日晨光覆地/于我心却如夕阳沙漏/即便晚霞临窗/身体又如风吹稻米谷壳。我羡慕你/你在清澈露水里/在旭日朝花中/在万顷彩云下。

我真是羡慕万顷彩云下的他们。

绍兴行吟

朱小平

暮春三月,聊发诗兴,于途中所吟拣选为小辑。

覆后山

层层滴绿有人家,名将诗宗借物华。只惜广陵弦散去,覆厄才好枕流霞。

注:至上虞,游覆厄山,此地处上虞、嵊州、余姚三地交界,因东晋谢灵运“登此山饮酒赋诗,饮罢覆厄”而得名。以千年梯田、百年古村等成为国家4A级景区。不过来时油菜花谢,已成翠绿遍野。

游绍兴东湖

石壁劈天泻下湖,乌篷摇曳且飘浮。坐听一曲莲花落,欸乃春波风半酥。

注:全国东湖有九,而绍兴越城区者最小。游湖乘乌篷船,饶有兴味。园中有戏台,听绍剧与“莲花落”。

游快阁并登岩鉴湖

阁头酒意未全消,铁马冰河诗最豪。

我下鉴湖八百里,船上沉吟数六桥。

注:快阁为陆游所建。我猜“快阁”之名取自苏东坡诗“一点浩然气,快哉万里风”。一路上还调研了绍兴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和稽中越国考古现场。赴柯桥区中国轻纺城、叶家堰,采风鉴湖文旅融合、乡村振兴和绍兴水文化建设。大长见识,尤感兴趣该古村落改造,原住民皆回迁,值得点赞。

雨中游镜湖、安昌古镇

镜湖一夜也潇潇,流到今朝湿小桥。信步古街茶肆觅,杏花不见卖声招?

其二
雨色岩涯遍翠藤,春波白鹭也歇停。阳明遗迹今何在?此处原来未点兵。

注:明祁彪佳《越中国亭记》中记载,柯岩采石遗址至少已2500年历史,最早为范蠡为建造越国都城时始采掘。汉唐均为采岩石矿地。故岩崖高削,余雕为佛像。安昌镇云王阳明曾于此讲学。而今沿流市肆喧哗,土产丰富,游人不绝。

在鲁迅的文意中行走

凸 凹

从鲁迅的《孔乙己》里知道了鲁镇,知道了咸亨酒店,知道了孔乙己是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。”他每次来喝酒,都要叫道:“温两碗酒,要一碟茴香豆”,然后,“便排出九文大钱”。喝酒时他很注重茴香豆那个“茴”字的写法,很认真地跟孩子们计较,惹得孩子们跟他亲近,争食他的茴香豆,以至于他“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,弯腰下去说道,‘不多了,我已经不多了。’直起身又看一看豆,自己摇头说,‘不多不多!多乎哉,不多也。’”

孔乙己很穷,又要讲派头、讲体面,“绅士”在不可得又非要得的酸痛和尴尬中。他最终因为偷,被人把腿打断,从“直立”变得“匍匐”了,很令人痛惜。

在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,我们看到“我”与闰土,是多么黏着的一对玩伴儿,在“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”间捕鸟、摘覆盆子,均是土地之子,毫无身份之别。但是,到了《故乡》里,分别多年之后,“我”一回到故乡,就急切地想见到闰土。所以,闰土一进来,“我这时很兴奋,但不知怎么说才好,只是说:‘啊!闰土哥,——你来了?……’他站住了,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;动着嘴唇,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,分明的叫道:‘老爷!……’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;我就知道,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我也说不出话。”

闰土不过是“我”家长工的儿子,少不更事时可以没大没小,但一经长大,身份意识一旦觉醒,本能地就不敢造次,从“平等”变得“匍匐”了,这意外的变化,颇令人惋惜。

一痛惜,一惋惜,就让鲁迅感到封建文化对人荼毒之深,使“奴性”蚀骨,失去了“站立”的能力。所以他大喊着“不读书书”,大喊着要“启蒙”要“立人”,大喊着投出“匕首”和“标枪”。一切,都要从国人的“精神自立”和“灵魂塑造”入手。但是到了后来,他开始“悲悯”,觉得对孔乙己、闰土们一味地“怒其不争,哀其不幸”,多少有些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的味道。因为,孔乙己和闰土们都是穷人,一生下来就陷在“实

生活”的困厄之中,没有“物质”上的支撑,整天都经受着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折磨,谈何精神上的“直立”?“匍匐”便是理所当然的状态。于是他说: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,是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,无论是古是今,人是人是鬼,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,百宋千元,天球河图,金人玉佛,祖传丸散,秘制膏丹,全都踏倒他。”

我这次到了绍兴,踏寻三日,所见所闻,一片繁荣,一片烟火之气,人人都喜笑颜开、挺胸迈步,再无“匍匐”的一丝丝余影。街上行人,很现代,有一股毫不掩饰地骄傲与豪迈。

究其原因,是绍兴人读懂了鲁迅,把他的“立人”主张、精神内涵化作了生动的建设实践。他们把他文本里的元素统统地移植到了大地之上,催生和再造了一个活生生的鲁镇。那里有咸亨酒店,有茴香豆,有社戏,有乌篷船,有拱桥,有鉴湖晓荷……鲁迅所有在纸上的描绘和刻画,都变成了产业链条上的一环环,一如浑然天成的镶嵌。最令人惊叹的是,这个鲁镇比鲁迅笔下的鲁镇还像鲁镇——鲁迅的鲁镇是文本意象,而这个鲁镇,是旅游胜地。它既传承了鲁迅精神,又富裕了人们的生活,实现了鲁迅的人文指向,一生存,二温饱,三发展。

这个鲁镇便很有魅力,游人如织,他们赏风光、品鲁迅,即便不穿长衫,也坐着喝黄酒,剥茴香豆。他们更理解孔乙己,如果没有他的落魄,哪里今天的风味小吃?旧时的人物,是今人的珍稀,在谈笑间要庄重,在品味中要珍惜。

事实上,鲁镇人——绍兴人更懂得这种“珍惜”的含义,因为他们不叫自己躺平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之上,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向上看、向外看,有了破茧而出、破茧成蝶的国际眼光和制胜勇气——他们在古老的会稽之地,建设了一座中国现代纺织城和一座低空经济产业园,不禁让人生出浩然之叹。

我们好像听到,从高天里也传来一声带笑的声音:“对,这就叫发展,这就叫站立,呵呵。”

是鲁迅的声音。

